

周
易
漢
讀
考

敘

兩淮運使郭雨三先生從軍定遠城陷死之其孤副郎子貞尙幼寓居東臺從劉伯山明經受學嗣聞定遠克復子貞將之皖負父骸道出淮上介其師書初來見余并以所著周易漢讀考就正余嘉其少年積學留存齋中子貞卽驅車過行值逆匪犯淮西鄉途遇賊馬衝突幸未戕害行李衣履鈔掠一空而是卷以質余獨存殆由子貞尋親之孝嗜學之篤若陰有護持之者嘻亦異哉易雖言數而理在其中矣憶嘉慶壬申之歲余年十九肄業書院阮文達公爲漕帥發策問漢易十五家之學余對萬餘言院長江鄭堂師評云不佞三復足下之策撫羣籍之精抉經師之奧當今之世

如足下之好學深思者有幾人哉其激賞如此策題孔子作十言之教謂十言卽十翼見韓勅碑余案左傳定四年疏伏羲作十言之教八卦及消息是也漢碑皇羲統華胥前閻九頭以什言教仍指伏羲十言非謂十翼駁策題爲誤引文達大歎服惠以經籍箋詁諸書今匆匆五十年每歎虛衷愛才前輩真不可及子貞以陸機作賦之年闕虞翻飲爻之指世有如文達其人者必進而嘉許之賤劣如余何足以張其學哉余少好訓詁撰周易解故藉以證明小學今老矣咸豐癸丑余以團練保淮橫被仇誣羈繫揚州七閱月仰荷

聖恩省釋歸田著周易述傳晚學潛心於持身涉世用入行政之

要柄有所得其釋坤之六五云易之理無所不賅坤居尊位宋代
如章獻慈聖宣仁母后秉政臨朝未嘗不贊成治理坤爲母而正
君位體裳下之義求賢審官柔而得中元吉之所以大也亦補程
傳之所未備方今

聖上冲齡

兩宮訓政先機之兆言若合符亦可見通經之非無用已子貞以
節義之蔭行見策名清時佐維新之邳治窮理盡性以易學爲拜
獻先資因書弁言以歸之並質之伯山以爲何如也

同治紀元春三月年世弟山陽丁晏敘時年六十有九

敘

自來通經者以大義爲重說經者以小學爲先漢儒所以必精小學正欲明其大義耳未施小學之功而遽言大義已得則不知途徑安識門庭但誇小學之業而不尋大義所歸則僅守藩籬弗窺堂奧蓋不明大義則難溯微言古之人固以小學爲始基而非以小學爲止境沈潛於經學者所當由訓詁聲音文字而進求大義之通況易冠羣經其大義貫徹天人尤儒者當務之急哉斷水郭生子貞從游有年於余言最爲篤信頃以周易漢讀考乞余裁定余考尙書大傳有云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八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太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

鄭司農注云古者適子恆代父而仕也生年正弱冠行將筮仕服官所學者不係乎空言而係乎實踐此書之作固欲循治經之途徑得漢易之門庭而余所望於生則更在不囿小學之藩籬漸登漢儒之堂奧誠以漢學可貴在乎大義之克明漢儒可尊在乎大義之克踐是故西漢朱槐里深於孟氏易有折角之能其壓五鹿而服之者實由於勁直之鋒足奪阿諛之魄東漢戴侍中深於京氏易有奪席之譽其駕諸儒而上之者實由於審諤之氣足愧絀默之流卽以此書所載者言之其中精如鄭荀博如虞陸固遠勝於王肅之依託王弼之空疎而究之鄭荀虞陸諸君其聲望迥超乎肅弼者蓋以立身行道有合於大易之微言故處則爲名儒出

則爲良佐斷非肅弼之矯誣輕薄所可躋攀信乎讀易者重心得
尤重躬行而非徒恃口耳之學也昔吾鄉李彥平刪補房氏周易
義海有存古之功其所作識字說曰讀書須識字固有讀書而不
識字者如孔光張禹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
不識剛正字識者歎其垂戒深切以爲名言尤欽其去就超然在
乾道間名列四賢之首可謂不負所學克踐斯言生今者志在本
經術以修己治人盍卽就漢讀之異同涵泳其大義觀於需讀爲
秀戒其躁進可以明待時而動之義焉榮讀爲營戒其貪祿可以
明抱道自重之義焉矢得讀爲失得戒其附麗可以明安命不惑
之義焉一握讀爲一屋戒其詭隨可以明特立不懼之義焉由是

觸類引申顧名思義庶幾乎讀書識字之能事無愧於彥平之所
言矣況當日與彥平同時湛深經術者以胡邦衡爲最顯邦衡所
著有易傳拾遺春秋集善其經學得自蕭子荆之傳子荆嘗戒邦
衡曰學不可辱毋禍吾春秋乃佳厥後邦衡讜論匡時風裁卓立
真能以周易首乾之義發春秋尊王之微論者稱其師弟之於春
秋非徒以口講耳受余於子荆所學雖有志未遑然生旣篤信余
言安得不以邦衡相勉異日者出而從政無負初心宗董子之正
言而鄙孫宏之曲學推賈生之篤論而懲賈禹之巧言旣慕漢儒
研經復効漢儒飭行不獨學期心得由大義以溯微言抑且事尙
躬行由明體以求達用則此書之輯正可策勵身心安見玩辭觀

象之勤非卽進德修業之助也哉

咸豐辛酉十二月朔儀徵劉毓松撰

後序

經傳子史爲漢儒所注者均有音讀之例或言讀如讀若或言讀爲讀曰或言當作當爲並有關於小學而羣經居四部之首周易又居羣經之先漢讀之功尤爲最鉅後儒動疑漢人易注涉於穿鑿支離不知此例固孔子所開卜子孟子所述漢儒亦猶行古之道也蓋經莫古於易孔子承三聖而作翼乃傳箋注疏之肇端其中詮釋卦名卽音讀所自昉而問答之際亦嘗以音讀爲言當日親炙孔門列文學之科而發明章句者實惟子夏今所行易傳雖非原書然詩序具存尙可推見其音讀說經之例後此孟子私淑孔門上承道統先儒謂孟子得仕止久速之宜最深於易可謂知

言而其辨析字義之源亦不外乎音讀今試以音讀三例各從其

朔言之孔子序卦傳云蒙者蒙也物之穉也此卽謂蒙字讀如蒙

穉之蒙乾鑿度載孔子之說易曰易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倂易立

節下文云管三成德爲道苞簡易者以言其德也此卽謂易字讀

如變易不易倂易之易子夏詩大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此卽謂風字讀如風教風動風

化風刺之風孟子滕文公篇云徹者徹也趙注云徹猶人徹取物

也此卽謂徹字讀如徹取之徹若夫孔子剝象傳云剝剝也序卦傳上

云剝者剝也序卦傳上云比者比也禮記哀公問篇云孔子對曰冕而

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郊特牲篇亦云親之也者親之也又云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紳

人者也以夫也釋夫與以親之也釋親同義

兩剝字兩比字兩親字上下相同在當日

必有輕讀重讀之殊長言短言之別此讀如讀若主於說音之例

也卽漢儒易注菟讀菟爾而笑之菟所自出也孔子咸豕傳云咸

感也感从咸得聲此卽讀咸爲感夬豕傳云夬決也

序卦傳下云夬者決也雜

卦傳云夬決也夬从夬得聲此卽讀夬爲決兌豕傳云兌說也

說卦傳第四章云兌

以說之第五章云說言乎兌序卦傳下云兌者說也

說从兌得聲此卽讀兌爲說繫辭下第

一章云象也者像此者也

第三章云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釋文云眾本並云像擬也孟京虞董姚

還作象

像从象得聲此卽讀象爲像蓋所訓之字卽取由本字諧聲

者加以偏旁自來文字訓詁之例無偏旁者在先可以通稱有偏

旁者在後各有專屬故舉通稱之字訓以專屬之字此讀爲讀曰

主於更字說義之例也卽漢儒易注庶讀爲遮之所自出也公羊

傳載孔子訂魯史之訛謂伯于陽當作公子陽生

春秋昭公十有二年春齊高偃

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何休注

云子謂孔子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

呂覽載子夏訂衛

史之誤謂三豕當己亥

呂氏春秋察傳篇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

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渡河也

此當作當爲主於改字正誤

之例也卽漢儒易注寡讀作宣之所自出也是可知音讀導源於

孔門而體例特詳於易傳此聖賢垂教之準繩俟百世而不惑者

也我

朝經學昌明鴻儒蔚起講求漢讀者尤爲彬彬如三禮毛詩呂覽

淮南皆經編輯而周易尙無專書識者謂易道廣大深微門徑岐出非得精心果力者孰於漢易之例以釋漢儒之讀則不能疏通證明江都任漢卿先生有志於斯草創將成值粵寇至而蹈止水之節稿本散佚無從訪求吾友蘄水郭君子貞篤志孳經尤遂於易爰取釋文集解等書之涉及漢讀者條舉件繫博採參稽成漢讀考三卷其中最精確者如據爻辰消息卦氣之例謂鄭康成詩箋嫌于無陽與易注嫌于无陽之說不同易注成於晚年當以易注爲正據蒙卦上艮爲虎互坤爲文謂彪蒙之彪取虎文彪炳爲義據泰卦上體爲坤逸象坤爲包爲康爲虛謂包荒之荒當讀爲康而訓爲虛據說文祀訓爲祭無已謂祀字由巳得聲蓋時祭一

周則歲且更始商人謂年爲祀取時祭終訖之義是祀字取義於已以證損初九爻辭祀事通作已事可謂融會貫通有功經術者矣君以余嘗從事於經也書成屬序余謂漢儒存音讀而不易字合於聖人之多聞闕疑其篤責慎重之心非後世憑臆改經者可比因揚榘言之以間執俗儒之口且欲使後之治經者曉然知音讀本於孔子猶爾雅出自周公旣信爾雅之不可無卽當信音讀之不可少於以實事求是由小學以上溯大義微言庶乎循轍識塗不致流於郢書燕說也夫

咸豐辛酉十二月望儀徵劉壽曾序

後序

原夫一畫開天懸象綜貫三之數兩儀建極包犧握生萬之權六書出八卦而孳多八體因六爻而漸衍坤居士位會意从申坎肖水衡象形流戊由軒倉以逮宣籀小學相沿自周孔以至商駟斯文未墜洎乎鹿奔函谷忽擯儒林龍起新豐重興雅道西京講易派分施孟梁邱東觀談經源溯費高京氏鳳歷延洪於四百專門之緒日隆鴻都增廣乎三千就塾之徒雲集遞相祖述各有師承音臚新舊之殊字判古今之別流傳既廣同歸者周易之塗注釋遂繁異讀者漢儒之學是以童牛有角鬱林論起於景升豮豕無牙高密說開於平子訟辭啞墮馬君推假借於聲音否卦營榮虞

氏辨偏旁於韻部宋從事校互岐之字寇誤爲戎姚太常繹上下
之文化當改作謙之六四康成則以搗代宣艮之九三慈明則易
熏爲動凡斯所讀考索良難若不繩以象占證之烏篆何由識其
聲類究厥指歸顧後儒立異論甘者忌辛末學紛爭是丹者非素
輔嗣蹈空背謬但詡清談子雍作僞心勞多參妄說疑一屋爲漢
儒穿鑿本伯厚之失詞斥九師致易道衰微亦文中之誤語譬諸
誇藏冰而不思積水侈祭海而不念先河徒作大言終非定論所
幸資州集解猶扶漢易之微吳郡釋文尙記漢儒之讀前此懋堂
段氏開門徑於周官墨莊胡公繼軌輪於儀禮近則安宜張子曾
釋毛詩曲阜孔君復疏戴記惟於周易尙乏新編吾友靳水郭子

貞企踵前修折衷古訓爰輯漢儒之說定著七家藉稽周代之音
勒成三卷名之曰周易漢讀攷條分縷析博採旁搜擇善以從虛
心而論訂祇坻於爾雅平邱正詩傳之訛核慊謙於公羊學海讓
經神之確冥與鳴爲同部爰無重出之詞摺與哉爲轉聲卦有旁
通之法闡晉義則詩援齊國摧去手而爲崔釋巽辭則賦引魏都
孫從心而成悉豕羸躑躅繫金柅而警婚儀馬錫蕃遮艾木蘭而
知獵禮毫釐詳察驗良狗之爲拘形似嚴分識兌羔之是養他若
甲居人宅辨荒烏火亞之切音丑值天淵駁匪鮪潛逃之曲說頤
正過顛之錯簡由對待成例以推豐多旅寡之變文據前後叶音
以斷需根大壯實往來消息之機損互震坤兼錯綜流行之理言

月身詩卷一
卷一
皆探本事必有徵古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今於君見之矣
予與君應求合道斷金符麗澤之占講習同方攻玉叶他山之誼
謬承屬序勉綴斯辭萃厥菁華著之簡策述家學則我懷沛國待
補成周四德之例言衍洞林則君紹宏農績修盛漢三蒼之雅訓
咸豐辛酉小除夕儀徵劉貴曾序

雖舉古讀折衷一是旁推曲證坦然明白無破碎疑積之敝雖天分獨優亦由能秉師說沈潛觀玩一隅三反也不佞少誦義經如墮雲霧求之朱子本義程子易傳而不能盡通求之王氏注孔氏疏而不能盡通求之漢人卦氣納甲飛伏旁通升降爻辰互卦而不能知其說求之太元元包皇極啟蒙而更茫乎不知其畔岸乃浩然歎此經爲絕學矣讀大著始愧鄉者實未用心五十學易今過其時輒呼負負

同治甲子首夏南匯張文虎校讀於皖城賓館

段茂堂氏爲周禮儀禮漢讀考儀禮引而未竟胡墨莊氏爲儀禮古今文疑證以竟之大著按小學之奇觚發故書之蘊蘊辨博貫

穿方駕段胡視鑿空逃難者傷乎不可以道里計

甲子秋七月歸安楊峴拜讀并記

段若膺氏爲周禮漢讀考以明假借聲詁深得小學治經之要於羣經皆欲爲而僅儀禮引其端他則力未之及蓋闕此涂軌以待後來好學深思之士卒業久矣子貞甫及弱冠卽能師段氏法有周易成書雖推引稍煩而不以字妨經不以經妨字之意固豁如也他日更一一遍諸經皆輕車熟路矣

同治甲子秋八月獨山莫友芝讀過識

黃非羣言折衷至當以此治易當本之爲疏義矣彼偏舉一家或空言義理視此奚啻霄壤

丁卯仲冬寶應劉恭冕通讀一過

融會漢學折衷已意洵足成一家之言惟治經務切於身心程傳雖偏主義理而於脩德行道之要實有大益以君少年好學試於研貫之下虛心以讀之當必有進於此者同治戊辰轉漕津沽與君共事得讀一過用以奉復

當湖王大經謹識

國朝漢易之學倡於張文誥其集中所載惟虞氏易最詳餘則略標梗概未加詮釋他如惠氏半農易說定宇周易述皆力遵漢學家譜相承段氏玉裁雖無專集而散見於說文解字者往往猶存古義至高郵王氏父子尤博大宏通觸處洞然有戴侍中奪席之

能不但精於訓詁而已大著本數儒之說而又旁疏曲證以申明
七家絕學可謂勤篤而有功於漢儒矣然漢自武帝訖於元始傳
業者寢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所以招後儒聚訟不知
秦灰以後師弟傳經類皆口授故不免辭說之繁今則漢世諸書
因歷年綿遠每多散失其向在者不過存什一於千百果能去其
糟粕擷其菁華正可棄瑕錄瑜以登賈鄭之堂而猶不免傷煩者
所謂漢儒博而不精與宋儒精而不博均有所歉若能持其平而
會其通則觀象玩占卽所以窮理盡性豈患他岐哉余嘗持此以
語世之詆漢學者子貞從事實踐將有心得其進境原未可限量
必不至河漢斯言也故樂嘉其志而因縱言及之

同治七年歲在戊辰夏閏四月愚弟羅惇衍識於津門行館

自序

漢儒說易各有師承而其由小學以貫通大義微言則同歸一揆
惜乎各家之注唐時已漸殘缺至宋而愈失其傳王厚齋志切表
微輯錄鄭康成之注其扶持古義可謂有功然其自序云康成箋
詩多改字注易亦然如包蒙爲彪獮豕之牙爲互包荒讀爲康蕃
庶讀爲蕃遮皆甲宅之皆讀爲解一握爲笑之握讀爲屋其說近
乎鑿此則識有所偏未可奉爲定論蓋漢讀非無穿鑿然如厚齋
所舉鄭注數條則皆精鑿確鑿之言不得目爲穿鑿欲求古義者
正宜先考漢讀之異同蓋小學指歸卽微言大義所在也階賦質
魯鈍幼時讀書或作或輟年十四受業於儀徵劉伯山師講授羣

經獲聆緒論次年復示以所著通義堂文集筆記等書見其中說經之文有周易履霜履讀爲禮莧陸當作莧睦等篇始知經學以小學爲基是時先君期望甚殷不責以科舉速化而勉以根柢經術自慙學業無成緬溯高曾以來累葉經學之傳不克負荷追懷先訓感奮交并咸豐辛酉夏校閱漢易異同不揣昏瞶擬哀集音讀爰請於吾師檢錄文集筆記中說易各條以爲矩矱此則舊萃前人舊說定其去取加以引申仿段氏懋堂周禮漢讀考之例輯周易漢讀考惟漢儒易注久經散佚後儒就羣書所引編次成帙者家數無多就中孟長卿京君房劉景升三家雖章句猶存而音讀無考其可考者惟馬季常鄭康成荀慈明宋仲子四家亟宜採

錄至陸公紀雖曾居孫氏幕府然其卒於鬱林在孝愍帝之時孫氏尙未建國故自撰哀辭仍稱有漢志士則公紀猶是漢人其易注固漢易也虞仲翔雖卒於孫氏建國之後然其易注實成於孝愍帝之時有奏上易注表二篇及孔文舉答示易注書是仲翔雖終爲吳人其易注則漢易也姚德祐仕吳最久據三國志吳主傳及陸遜傳其枉見流徙在赤烏七八年間其時東漢雖亡蜀漢仍在自來哀輯唐人詩文者五代諸人例得附錄蓋以後唐南唐接踵而起唐祀猶未墜也蜀漢統緒之正不但迥異於後唐抑且遠過於南唐則孫吳諸人之著述何妨附列於漢人之後是德祐雖本係吳人其易注仍漢易也故三家之音讀一體採錄以著漢易

之異同至於王肅生於東漢之末而長仕曹魏其注中音讀不存故無從錄范賢雖生於蜀漢之世而及仕李成故其注中音讀雖有亦不復錄若夫趙賓雖生於西漢中葉而自附孟君然其改箕子爲菱茲早爲諸儒所攻弗合於師法則無庸錄焉韓子賈雖生於西漢初年而其釋禡爲古文孺字音讀實出薛虞之記無與於原書薛氏旣未詳何時之人韓傳亦非復當時之本今更不必錄焉凡所錄七家之音讀共得五十六條分爲三卷其間依據各書者必標明所自舊說不同者或參訂以折衷或并存以俟考就管見所及從而疏通證明其有未詳者則謹守闕疑之義是書始於弱冠成於今歲雖不敢附著作之林然數十年之用心亦良苦矣

藉以自勸勿替師傅毋忘先訓庶幾由小學以漸識經學之門徑
爲子孫開先路云爾

同治三年甲子仲春蘄水郭階自識

周易漢讀考卷上

斬水郭階學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鄭注履讀爲禮

釋文

劉先生通義堂集云案序卦傳履者禮也蓋禮與履二字音既

相近而又皆有行義故可以彼此互訓

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疏引鄭康成禮序云禮者

履也踐而行之曰禮皆其明證

亦可以彼此假借

詩商頌長發云率履不越漢書宣帝紀及蕭望之傳所引

俱作率禮不越

此爻之履字鄭君必讀爲禮者蓋以禮是正字履乃假

借字二字訓雖可通而各有本義故必更其字也說文禮履也

所以事神致福也履足所依也據此則禮字之本義爲事神致

福履字之本義爲足所服履至於履之訓踐行禮之訓踐行皆

引伸之義也詩魏風葛屨及小雅大東並云糾糾葛屨可以履

霜彼詩之履字是正字其義本取於踐行

禮記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亦謂踐

行與詩履霜同義

此爻之履字乃假借字其義非取於踐行二者迥不

相同乃注易者多誤釋以踐行之義而坤卦實無踐行之象其說與易義不合惟鄭君知易之履霜與詩之履霜其義不容相混故其箋詩既依履字釋之而其注易則必讀爲禮者蓋深明乎周易取象之方也案虞氏逸象云坤爲禮又云坤爲事又云坤爲致坤與乾旁通虞氏逸象云乾爲神又云乾爲神福蓋坤初六與乾初九旁通乾爲神而坤事之乾爲福而坤致之與說文訓禮爲事神致福其事正同荀氏文言注云霜者乾之命令

說卦傳紀乾之象云爲寒爲冰虞氏逸象云乾爲堅剛又云坤爲至是霜爲乾象而禮爲坤象與堅冰爲乾象而至爲坤象同一乾坤旁通之理蓋陰陽相錯其道本如是也月令云季秋之月霜始降又云孟冬之月水始冰棗剝爲九月之卦坤爲十月之卦

詩小雅采芣云歲亦陽止鄭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

剝之上九變爲上六則成坤

卦故先言禮霜後言堅冰至者卽由剝而成坤之象也然則鄭君之讀履爲禮固洞徹乎消息往來之例而非獨聲音訓詁之精矣夫禮訓爲事神霜降於九月則此爻之言禮霜必謂祭霜神於霜降之時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幣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

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儀禮觀禮云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
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
門外據此則以玉薦神及拜神祀神者皆謂之禮神可知周易
之禮霜與周禮之禮天地四方儀禮之禮日月四瀆禮山川邱
陵文義正同以上左氏昭元年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
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禮記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鄭注云宗當
爲祭字之誤也幽宗星壇也下卽引春秋傳曰云云以證之據
此則天之星辰分統雪霜風雨蓋雪霜風雨之神卽星辰也左
傳言祭霜而周易言禮霜者蓋霜不時而禳祈者謂之祭無定
期者也霜始降而祭祀者謂之禮有定期者也

祭法正義云宗
伯所謂依周禮

常祀歲時恆祭案禮天地四方見於大宗伯其爲常祀可知古之知禮霜與禮天地四方之禮文義既同則亦爲常祀可知君子使之必報之故因事以禳祈則必因時以祭祀祭風雨者亦必祀風雨則祭霜者亦必禮霜明矣大宗伯但言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霜者特文不具耳

以上下篇

坤文言傳爲其嫌于陽也鄭注嫌讀如羣公嫌之嫌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嫌濂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似龍

詩采薇正義

階案王弼本作嫌於无陽也惠氏棟周易述斥之爲俗今考詩小雅采薇歲亦陽止鄭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是鄭君箋詩之時所據本與王同不必斥王爲

俗也爾雅釋天云十月爲陽注家亦以嫌於无陽爲解蓋消息之例坤爲十月辟卦聖人扶陽抑陰故稱十月爲陽月小雅爾雅所言與周易本相表裏且上六居坤之末正由剝成坤之候乃嫌於無陽之時故鄭君箋詩主此立論於易之義無不符合而其注易則據無无字之本謂當作謙于陽而訓謙爲雜者蓋以下文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語正申釋此句必作謙而訓雜然後上下相貫故嫌於無陽之語以解陽月則甚精以解龍戰則稍泛謙于陽以解陽月則稍泛以解龍戰則甚精所謂言豈一端各有所當也鄭君早年習京氏易其後又傳費氏易七十八始作易注所據何本雖無明文然以此條之例推之當是兼

探諸家擇善而從無所偏主攷陸績傳京氏易荀爽傳費氏易
虞翻傳孟氏易本皆作兼未有作謙者則鄭君所據似非京氏
費氏孟氏之本意者施氏梁邱氏有作謙而鄭君採之與然王
弼亦傳費氏易其本與詩箋相同則費氏固有作謙於无陽者
不盡如荀氏作兼于陽矣安知傳費氏者不有作謙于陽者乎
又安知傳京氏孟氏者不亦有作謙于陽者乎惜注文殘缺不
能令閱者知其原本然易注成於晚年較箋詩時所學尤遠當
以易注爲定論說文嫌不平於心也一曰疑也嫌疑也謙薄冰
也一曰中絕小水嫌謙皆由兼得聲可以通用故諸家所作
各有不同皆以音近假借然嫌與謙同訓爲疑可以解小雅爾

雅而不可以解文言不若作濂訓雜爲精也段氏玉裁說文濂字注云玉篇廣韻作大水中絕小水出也當是古人所見完本後奪誤爲四字耳謂大水中絕小水之流而出也今案大水中絕小水之流而出則是兩水相雜引而伸之凡物之雜者皆可以謂之濂濂字以兼爲聲亦有兼意說文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蓋兼持二禾則有兼并之意兼并者必雜故諸家據作兼之本而推闡其意者與濂雜之解亦可互相發明然究以濂爲正字取其訓雜之義與但比方其音者不同據鄭君言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似讀如乃當爲之誤主於改字然濂與濂皆由兼得聲本系同部又似讀如當作讀爲主

於更字說義惟自采薇正義之外未見有引此注者無可訂正耳至於羣公謙本於文十三年公羊傳今本公羊作羣公廩注云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耳疏云廩者謂全是故物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是以鄭注云廩讀如羣公廩之廩阮氏校勘記云詩采薇正義引鄭易注作羣公謙謙廩聲相近此疏引鄭注云廩讀如羣公廩之廩當是後人改竄孔氏廣森公羊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謙于无陽鄭司農注讀如羣公謙之謙謙雜也卽從此傳文蓋此傳上文言周公盛魯公燾何注云盛者新穀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然則謙爲新陳相雜固可比例而知矣而鄭君第據公羊

傳以釋文言而不改慊爲謙亦多闕疑之意也若夫鄭云陽
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以龍者詩采薇正義
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爲義巳至四月故消息爲乾今案上
六爻辰在巳故言上六爲蛇巳至四月據消息之例乾爲四月
辟卦故得乾氣說卦荀爽九家集解本有乾爲龍虞翻說卦注
云震天地之雜物故爲元黃蓋震一索而爲長男乾坤合居而
雜震得其氣而生故震亦爲龍惠氏士奇易說云龍戰於野戰
接也陰陽交接卦無傷象坤伏
乾戰乎乾出乎震
一變而成復矣是鄭君據爻辰消息卦氣以釋易義乃不易
之定論矣

屯彖傳宜建侯而不盜鄭注而讀曰能能猶安也

釋文

階案而與能同部王氏引之謂詩之能不我知能不我甲兩能字當讀爲而卽由鄭此注從而引申能與安同義王氏念孫謂

書之柔遠能邇能訓爲安卽由鄭此注從而推闡今考耐字從

而字得聲耐與能古字通用春秋元命苞能之爲言耐也禮記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鄭注

云耐古能字則能與而通用可知能本爲獸名引申之爲賢能才能

凡有賢能才能者必有安人之畧故又可訓爲安蓋彖傳上文

言天造草昧所謂草昧正不甯之時故必建侯以安之說卦云

坎勞卦也震爲動此不安不甯之象二至四互坤虞氏逸象坤

爲安此不安而復安不甯而復甯之象干寶云百姓盈盈非君

子不甯天下旣遭屯險之難後王宜蕩之以雷雨之政故建諸

侯以甯之其言以甯卽鄭所謂安蓋干氏亦知而字當讀曰能
能訓爲安矣若夫虞翻所謂不甯言甯也雖亦可通然語意究
未完密不若鄭說之確矣

蒙九二苞蒙鄭注苞當作彪彪文也

釋文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呂祖謙周易音訓引晁說之
曰京房鄭陸績一行皆作彪文也鄭說蓋本於京房蒺文類聚
引漢胡廣徵士法高卿碑曰彪童蒙作世師蔡邕處士圈叔則
碑曰童蒙來求彪之用文

張華勵志詩
彪之以文

又司徒袁公夫人馬氏

靈表曰俾我小子蒙昧以彪皆用蒙卦之辭階案說文彡云毛
飾畫文也彪云虎文也从虎彡象其文也凡物之有文采者皆

可引申而謂之彪所謂彪蒙者童蒙愚昧必因其本質而加之
以文故論語云博我以文張華勵志詩云體之以質彪之以文
也

蒙六五象傳順以巽也鄭注巽當作遜

釋文

階案說文巽巽也此易巽卦爲長女爲風者巽具也段氏玉裁
云孔子說易曰巽入也巽乃遜之假借字遜順也順故善入許
云具也者巽之本義也巽今作巽遜遁也從辵孫聲段氏玉裁
云按聘禮孫而說學記不陵節而施之謂孫論語孫以出之皆
遜之假借也據此則遜訓爲順乃其本義而巽遜之訓爲順皆
系引申然遜與孫皆由孫得聲假借較近而巽則較遠故鄭君

卽以遜義釋之但遜巽聲近可以通用故文選魏都賦巽其神器注遜與巽同則似不當改字疑當作乃讀爲之誤

需象需有孚鄭注需讀爲秀陽氣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

釋文

階案象傳云需須也險在前也蓋需字本義爲遇雨不進引而申之則凡止須不進者皆謂之需秀之本義爲不榮而實有吐華挺出之象故引申之可訓爲出

廣雅釋詁一秀出也

草木之秀者由漸

而出不能驟長故秀有不直前之義需秀一聲之轉本可通用然需訓不進秀訓不直前二訓初不相遠而鄭君必讀需爲秀者則以此卦之義重在陽氣不直前秀字於義更切蓋需卦下三爻皆陽其義欲進而不直者實因上三爻坎險所阻此鄭所

謂陽氣秀而不直前也需卦次屯蒙之後屯者根荄屈曲其出甚艱蒙則萌芽滋生其質猶穉也至於需則英華挺秀其成可期皆以草木譬喻人事需之取義於英華與屯之取義於根荄蒙之取義於萌芽其理一而已矣物之由根而芽由芽而秀者必資乎長養故需以飲食長養爲義夫物之長養旣久者可以前進其長養未久者未可直前故雜卦傳云需不進也蓋需由大壯而來九四與六五相易陽氣上升如物之秀而直上遇險而止故曰畏上坎乾鑿度云乾秀白物之初生萌芽必白故曰陽氣秀大壯外卦爲震據通卦驗震有直象大壯成需之後外卦成坎震象不見故不能直前必待時而後進需九五與上六

相易則成大畜外卦成艮坎象不見其彖傳云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虞注云篤實謂艮蓋坎險既去陽氣直前猶物之由秀而實也此需與大壯大畜所以往來也

訟彖傳訟有孚啞惕中吉馬傳啞讀爲躓猶止也

釋文

階案說文躓踣也詩曰載躓其尾踣也二字互訓其義畧同而踣與寔又可互訓故詩之載寔其尾說文引作載躓其尾此

躓踣寔可以互訓之證自來釋躓字之義者或訓爲礙頓列子

篇其行足躓株陷注云躓礙也廣韻躓碍也頓也或訓爲顛仆倒蹶宣十五年左氏傳杜回踣而顛文選

長笛賦馳趣期而赴躓注躓謂顛仆也禮記中庸言前定則不踣疏躓謂行倒蹶也蓋礙頓則不能直前

顛仆倒蹶則不能前皆止之象也况寔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

之也詩曰載寔其尾據此知寔躓古字通用寔既可訓爲止則躓亦可訓爲止矣鄭康成本亦作啞雖未言讀爲躓而訓爲覺悔貌其義亦本於馬君蓋凡人覺悔知改則其事必能中止是鄭意亦讀爲躓也否則啞訓大笑與覺悔之義迥異安得有此訓哉虞仲翔本啞作窞皆由至得聲躓由質得聲質至二字音本相近可通用其訓爲止塞與馬君之訓止亦屬相合釋文有孚啞爲句雖與王注不合然與馬傳相符蓋王本亦作窞以有孚窞惕爲句今考惕字由易得聲古讀與吉字爲一聲之轉可以合韻

焦氏循周易補疏云王注旣明云有信塞懼者則讀有孚窞惕爲句而釋文又云有孚窞一句惕中吉一句與

上所云矛盾此當合中吉二字下注如字馬丁仲反有孚窞一句惕中吉一句蓋王讀中如字則有孚窞惕一句中吉終凶一

句馬讀中丁仲反則有孚窒一句惕中吉一句中讀去聲則義與得同惕中吉卽謂因惕得吉與王注義別也然究不若至聲質聲與吉聲同部爲近也

江氏有詁羣經韻讀窒吉爲韻

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馬傳血當作恤憂也

文釋

惠氏棟周易述云血讀爲恤讀從馬氏蓋古文恤作血也坎爲加憂故爲恤爲惕萬物出乎震故震爲出四以一陰乘乾乾陽尙往不爲所畜故爲恤爲惕旁通變至上成小畜坎象不見故恤去惕出四陰得位上承九五與五合志故无咎也

階案說文血祭所薦牲血也恤憂也恤因血得聲故可以假借大戴禮記少閒云血者猶血注血憂色也猶憂其可憂是雖未改字然亦以憂義釋之矣馬氏懼後人不知血爲恤之假借而

釋以皿之本義則非經指故云當作恆也然恆皿通用當作疑讀爲之誤虞氏逸象坎爲憂又爲恆惠氏所謂旁通蓋旁通豫豫三至五互坎變成小畜坎象不見故有恆去之象也

泰九二包荒鄭注荒讀爲康虛也

釋文

階案釋文云本亦作沆音同鄭注禮云穢也說文水廣也又大也今考說文沆水廣也段氏玉裁云引申爲凡廣大之俾周頌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傳曰荒大也凡此等皆段荒爲沆也荒蕪也荒行而沆廢矣蓋廣大爲沆蕪穢爲荒荒由沆得聲荒蕪之義卽由廣大而起凡地之廣大者蕪穢易生其中則蕪穢正足以見廣大釋文引說文廣大之訓其意以沆爲正字而鄭注則

不讀爲亢而讀爲康者蓋以此爻之義不以廣大爲主而以空
虛爲主也說文穰字下云穀皮也康字下云穰或省段氏注云
今人謂已脫於米者爲穰古人不爾穰之言空也空其中以舍
米也據此則康旣空其中以舍米凡物之空虛者皆可以引申
而謂之康釋詁云康虛也釋器康瓠謂之甗李巡注康空也是
康訓爲空虛之證虞氏逸象坤爲包又爲康爲虛故有包亢之
象虞氏雖釋亢爲大川與鄭不合而其謂坤虛無君欲使二上
二與五易位故得上於中行亦與鄭義相符夫以泰之六五陰
爻而居尊位不得其正必與九五互易成旣濟定乃爲中正故
曰得上於中行也翟元曰亢虛也五虛无陽二上苞之惠氏棟

周易述云乾盈坤虛故五虛无陽二當升五故上苞之今按穀
梁襄二十四年傳四穀不升謂之康注云虛也疏云康是虛亢
之名則是康亦可訓荒其義卽由空虛而生故亢亦有訓虛之
義且與康聲近本可假借通用然究非本字不若讀爲康之確
切耳

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營以祿虞注君子謂乾坤爲營乾
爲祿難謂坤爲弑君故以儉德辟難巽爲入伏乾爲遠艮爲山體
遜象謂辟難遠遁入山故不可營以祿營或作榮儉或作險

集解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淮南原道篇
竝曰營惑也不可營以祿者世莫能惑以祿也云不可者若云

匹夫不可奪志非不可求榮祿之謂也凡象傳言君子以先王
以后以皆無作戒辭者孔冲遠謂不可榮華其身以居倖位失
之矣楚策曰好利可營也言可得而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言不可得而惑也漢書敘傳四皓遜秦
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應劭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威武
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可營以祿又曰確乎不可拔也漢婁壽
碑曰安貧守賤不可營以祿原注今本隸釋營作榮後人所改也都氏金薤琳瑯及顧氏隸辨所
載雙鉤本老子銘曰樂居下位祿執弗營費鳳碑曰退已進弟
正作營不營榮祿是兩漢相傳之本多作營惑之營其作榮者假借字
也商子農戰篇曰上作壹故民不營謂民不營惑也韓子內儲

說曰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謂營惑其意也借榮爲營竝與此同

階案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云儉約也艮爲慎乾爲畏故儉德
案訓儉爲約本於說文蓋卽收斂退閉之意序卦傳夫坤其靜
也翕說卦傳坤以藏之虞氏逸象坤爲藏爲閉爲密爲默是斂
約退藏之象所謂靜翕密默退藏皆約之象亦卽儉之象也本
義云收斂其德不形於外蓋收斂與儉約同義儉與斂皆由翕
得聲義亦相近賈子道術云廣較自斂謂之儉此儉斂可以互
訓之證也惠氏棟以吝嗇爲儉蓋本於孔疏以節儉爲德之語
雖亦可通然節儉特約之一端若專以節儉爲言究與下文辟

難之意不甚融貫不若張說之確若夫險亦由僉得聲與儉字本可通用然險究係假借字其正字仍當作儉焦氏循以險爲正文釋以坎險然險德實非美辭屬諸君子終有未安至於張氏訓營爲求則不若王氏訓惑爲精虞氏逸象坤爲迷暗又爲迷亂迷與惑同義故虞氏謂坤爲營也營字雖可訓求然虞氏逸象但言艮爲求不言坤爲求則營之象自當取諸下卦之坤而不必取諸互體之艮矣

大有九四匪其虺虞注匪非也其位虺足虺體行不正四失位折震足故虺變而得正故无咎虺或爲彭作旁聲字之誤

集解

惠氏棟周易述云說文曰虺跛曲脛也從大象偏曲之形足虺

故體行不正四失位體兌折震足故足疋也變而得正故曰匪
其疋无咎本今作彭子夏作旁干寶云彭亨驕滿貌姚信云彭
旁是皆讀彭爲旁彭疋音相近故云字之誤

階案說文彭訓爲鼓聲段氏玉裁注凡言彭彭皆謂馬卽鄭風
駟介旁旁之異文言馬而假借鼓聲之字者其壯盛相似也說
文旁方聲訓爲溥也蓋彭旁皆可訓盛故子夏干寶王肅諸家
作彭及旁者俱可訓盛也然匪其盛究非美辭與下文无咎及
象傳明辨之語皆不甚融貫不若虞作疋爲確切彭旁與疋古
音同部而假借通用亦非傳寫之誤也

又案象傳明辨皙也虞本皙作折注云折之离故明辨折也在

坤爲鼠

張氏惠言云晉四也

在震噬肺得金矢

張云噬四也

在巽折鼎足

張云鼎四

也

在坎爲鬼方

張云未濟四也

在離焚死

張云離四

在艮旅于處言无所

容

張云旅四也

在兌睽孤孚厲

張云睽四

三百八十四爻獨无所容也張

氏惠言云離明震辨兌折折辨入明非實鼎體故能變而无咎
今案足疋與折足同類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蓋鼎覆
公餗所關者大其罪不可贖也大有僅足疋而已無大罪也故
變而得正則无咎矣虞訓折爲毀折言折則當有咎能明辨則
无咎此解雖與鄭康成訓爲明星哲哲之哲不同然亦自有理
各存一說可也

大有九四象傳明辯造也鄭注造讀如明星哲哲

釋文

階案王弼本作哲釋文云王虞作晰張氏惠言云此用鄭讀字也說文哲昭哲明也禮曰哲明行事段氏云按昭哲皆从日本謂日之光引申之爲人之明哲哲字日在下或日在旁作晰同耳今按明辯哲也之哲各本皆作哲不作皙阮氏校勘記云凡俗本作皙者誤詩陳風東門之楊明星皙皙毛傳云皙皙煌煌也亦作皙不作皙說文皙人色白也段氏云今字省作皙非也據此則皙从白析聲皙从日折聲義各有取不可混淆若夫上析下日之字出自後人之從省更不可復援以改竄經字矣今以易象考之九四在離位說卦傳離者明也離爲日虞氏逸象離爲明九四變爲六四外卦成艮虞氏逸象艮爲星如以日星

之明在天上照臨下土人辯其哲哲然也是此爻之義取其明無取乎白也可以證哲之誤而哲之爲正字也說文遘去也其義與此句之明辯絕不連貫特以哲遘古音同部而假借之耳以其例考之讀如疑讀爲之誤又考虞氏本作折蓋哲本由折得聲亦可通用而王廩本又作哲說文哲知也从口折聲與明哲之哲音義皆相近至於陸本作逝說文逝往也亦係由折得聲其義與遘相近均係假借非正字也

謙六四撝謙鄭注撝讀爲宣

釋文

階案說文撝裂也一曰手指撝也段氏云易撝謙馬曰撝猶離也按撝謙者溥散其謙無所往而不用謙裂義之引申也今考

搗字本義爲裂由裂而引申之訓離又由離而引申之訓爲溥
故卡免周折且溥散其謙此義亦未安荀氏訓搗爲舉王弼訓
搗爲指搗皆與謙字之義未能融洽蓋搗與宣乃一聲之轉原
可假借然究其本義自當以宣爲正字故鄭君云讀爲宣不曰
讀如宣也說文宣天子宣室也段氏注云天子宣室蓋禮家相
傳古語引申爲布也徧也通也今考呂覽園通宣通下究注宣
徧布也左氏昭元年傳宣汾洮賈注宣猶通也爾雅釋言宣徧
也據此則宣室天子所居宣布政事之處本有宣布徧通之義
謙之義取乎天道下濟地道上行所謂益謙流謙福謙好謙是
天地人神皆以謙道爲貴此又言无不利宣謙與孝經之通於

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義正相類彼言孝道此言謙道其言
无不利亦猶無不通也京氏易傳云陰陽不爭止順於謙有無
之位上下皆通易曰撝謙無不順也張氏惠言易義別錄云漢
上易引子夏易傳撝謙傳云化謙也或卽京氏上下皆通之義
均足以證鄭君宣謙之說

豫九四朋盍戩虞注小畜兌爲朋盍合也坤爲盍戩聚會也坎爲
聚坤爲眾眾陰並應故朋盍戩舊讀作措作宗也

集解

階案釋文云簪京作措荀作宗張氏惠言謂虞注所言舊讀卽
指此是也然二家作何訓釋今不可考玉篇措急疾也說文宗
尊祖廟也然尊與朋盍不貫卽荀本以後亦無援此爲訓者是

必以音近假借摺字雖只見於京氏本然其訓疾則諸家作簪者其說多與之相同子夏傳及王弼皆作簪訓爲疾鄭康成亦作簪訓爲速簪字本無疾速之訓蓋以簪从替替由炆得聲炆从二充摺亦从替音皆相近可以通用故作簪之本卽以摺義釋之然此爻上文云由豫大有得勿疑而卽繼以朋盍哉訓爲會合與大有得最爲連貫若作簪而訓爲疾速雖亦可通究不若會聚之解爲更近哉由音得聲與充字乃一聲之轉古可合韻

段氏說文注云陰宏道云張揖字詒康摺同字按此哉當以音爲聲故與替聲走聲爲伍意亦从音音未必非聲

爲正字簪與摺爲假借字也虞氏釋哉爲聚會其說甚明釋文云古文作貢馬作臧今考貢由弋得聲與哉古音同部臧與簪

摺宗皆係雙聲亦假借字也惠半農以埴證戠惠定字以楫證戠焦里堂以弋證戠皆以同部之字互相解釋也

又案說文无首笄也簪俗无文選謝靈運擣衣詩注引魏臺訪議云簪以玉爲笄古曰笄今日簪蓋簪爲漢時俗字凡經傳作簪者皆出自後人改竄至於无之本義乃象連冠於髮之形卽簪之正字不得因古人多用笄而少用无遂謂无字不可訓爲笄也焦氏謂无之連髮如朋之合連較惠氏父子之說爲優然亦只用引申之義耳若直以冠簪爲訓指益簪如同袍之類則非經之本旨矣

豫上六冥豫鄭注冥讀爲鳴

釋文

階案說文冥幽也從日從六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幽鳴鳥聲也從鳥從口段氏注云引申之凡出聲皆曰鳴今考鳴與冥古音同部本可通用說卦傳震爲善鳴虞氏逸象震爲鳴故有鳴豫之象荀爽以爲陰性冥昧居尊在上而猶豫故不可長虞氏以坤爲冥王虞訓冥爲深皆就冥之本義而訓之均於文義可通鄭君必讀爲鳴者蓋以鳴爲正字於義尤切初六已言鳴豫上六又言鳴豫者爻辭推衍卦象本有重見之例凡句中無卦名者姑置不論卽以句中有卦名者言之如訟九二九四不克訟履六三九四履虎尾謙六二上六鳴謙臨初九九二咸臨頤六二六四頤頤睽九四上六睽孤豐六二九四豐其蔀皆係

兩見蠱初六九三六五幹父之蠱三見則鳴豫之兩見豈足異乎戴氏棠鄭氏爻辰補云初六巽爻位近巳上值軫初不勝其豫而以自鳴故凶上六兌爻爲口故鳴上辰在巳上值軫甘氏曰軫主樂府歌謔之事自注文獻通考上不勝其豫而以自鳴非渝不可故成有渝此解亦甚有理蓋鳴豫者樂極而自滿在下而自滿則其志必窮在上而自滿則樂必不長故初六鳴豫象曰志窮凶上六鳴豫象曰何可長前後正屬相應昔人云鳴豫則凶鳴謙則吉蓋謙六二鳴謙象曰中心得上下六鳴謙可用行師其例亦猶是也

大畜彖傳能健止大正也虞注健乾止艮也二五易位故大正舊

讀言能止健誤也

集解

階案張氏惠言虞氏義云健止則必正畜陽非止乾故誤也愚謂彖傳所以釋彖辭此言立卦之本象未有待易位而後定此卦之義者卽如乾彖傳云萬物資始乃統天坤彖傳云坤厚載物行地无疆皆取象於本卦不待變成他卦則大畜之止健可無疑義矣而虞氏謂二五易位故大正未免周折屯彖傳云動乎險中雖先言動後言險然坎象在上震象在下固顯然也蒙彖傳云險而止雖先言險後言止然艮象在上坎象在下固顯然也不過增語助轉折以明其義耳若夫直序其事而不用語助轉折者其次第自當以外卦在前內卦在後如革卦上澤下

火象傳云水火相息水卽澤也止健與水火相息正同當依舊讀作止健而虞氏乃謂當作健止非也六四爻辭童牛之牯六五爻辭豮豕之互蓋太剛必折當其未盛之時已預爲之防是止健之象也

大畜六四童牛之牯陸注牯當作角

釋文

階案鄭司農本牯作牯注持木以就足是施牯說文牯手械也蓋施木於人手者牯之本義施木於牛足者牯之引申義耳鄭志冷剛問在足曰牯在手曰牯今大畜施牯於足不審牯牯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下文六五豮豕之牙鄭本牙作互蓋謂施互於豕之足童牛豮豕幼小之時已械其足預防奔逸此解與大畜畜物之義旣合前後又屬相

應當依鄭說以牯爲正字虞仲翔及九家本皆作告虞釋爲小木橫著牛角說文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虞說雖與說文合然下文豮豕之牙虞本不作互訓爲牙齒之牙與此爻之注自相矛盾且童牛之角無事於福衡言防角者不若言械足矣王弼本作牯說文牯牛馬牢也雖亦防牛馬之奔逸義亦可通然以牢與互並言終不若以牯與互並言更爲切近至於劉景升注牯之言角也此陸說所本然童牛本係無角即使有角亦不過繭栗耳不能傷人只須防其足之奔馳何必防其角之抵觸若謂此句無防範之意則豮豕之牙又作何解此說與大畜卦義不合未可從也

大畜六五豮豕之牙鄭注牙讀爲互釋文

惠氏士奇易說褚氏云豮除也謂除其牙豮訓爲除未之前聞也虞氏謂劇豕稱豮說文豮彘豕也韓非子亦云豎刁自豮俗名爲劇豕本剛突劇乃性和雖有其牙不能爲害愚謂童牛豮豕幼小之名按爾雅豕子豬豮豮幺幼豮音偉注云俗呼小豮豬爲豮子最後生者爲幺豚然則童牛爲小牛豮豕爲幼豕信矣大畜畜物之家故取象牛豕四五兩陰之象也王弼謂童牛象初豮豕象二失之矣牛豕皆陰非初二陽剛之象且大畜養賢獸畜之而豕交之豈養賢之謂哉止健者惟剛上一爻剛畜乾故卦名大畜說者遂謂四畜初五畜二豈其然乎牙鄭康成讀

爲互互見周禮張衡賦置互擺牲是也陸佃謂牙者畜豕之杙
東齊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說文豕象繫豕之形豕繫二足其行
豕豕然則互與牯皆施於足也幼小之時禁於未發蒙以養正
作聖之功故四有喜五有慶者以此俗書互作牙故康成讀牙爲互王弼訓爲齒牙之牙
非也陸佃以牙爲杙得之孔疏訓積爲防鑿矣周禮牛人凡
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註云鄭司農云互謂楅
衡之屬盆簋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簋受肉籠也元謂互若今屠
家縣肉格惠氏禮說云案互三物一名或曰紡車或曰楅衡或
曰縣肉格說文互作互從竹象形互乃省文人手推握可以收
繩此紡車也一名輕廣雅曰輕謂之互其說本於此輕讀若狂
或云一輪車互狀如楸謂之邁互設於牛角以防觸舐此楅衡
也詩云或肆或將毛傳云肆者陳於互將者齊其肉西京賦所
謂置互擺牲此縣肉格也三物一名或
圓以轉或止不行或象犬牙一從一橫

階案俗書互或作牙後人又因牙與牙形近而誤爲牙猶互郎

之譌牙郎耳

輟耕錄云今人謂駟僧曰牙郎其實乃互郎主互市者也趙氏翼云按此說本劉貢父詩話駟僧爲

牙世不曉所謂道原云本謂之互卽互市耳唐人書互作牙互相似故訛也然舊唐書安祿山傳祿山初爲互市牙郎則唐時互與牙已屬兩字以漢讀之例考之讀爲必當爲之誤六四童牛之牯

鄭注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桔今案六五與上九往來易位則外卦成坎說卦傳坎爲豕虞氏逸象坎稱豶故有豶豕之象震在四旣爲牛之足則在五亦當爲豕之足艮在四爲持木施桔則在五爲持木施互從可知矣

坎九五坎不盈祗旣平鄭注祗當爲坻小邱也

釋文

階案爾雅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階小階曰沚小沚

曰坻是坻之本義爲洲之最小而鄭訓爲小邱者考爾雅釋邱云如階者階邱言其形如水中之渚故亦名之曰渚邱猶夫如乘者乘邱言形如車乘而名之爲乘邱也以此例推之則陸地之邱形如水中之坻者亦可謂之坻邱矣說卦傳坎陷也又云坎爲水三至五互艮虞氏逸象艮爲山邱又爲小故有坻邱之象言以坻邱之土塞坎陷之水雖坎不盈而坻則旣平矣象傳云中未光大者言九五陷在陰中如塞坎之未盈也爻辭下句言无咎者言塞之雖一時不盈終可望其有盈之日較之坐視不塞者迥然不同故无咎也說文祗敬也祗坻同由氏得聲原可假借則當爲必讀爲誤而王弼釋祗爲辭則其字當爲祗

段氏

說文注云五經文字衣部曰祗適也近日經典訓適者皆不从衣與唐不合考方言釋祗爲祗禰與說文祗訓爲祗禰義正同是說文本無祗字祗出自後人省作也然其義與上句文義不貫未足據也京氏本作禰亦以音相近而假借虞氏訓爲安則與此爻文義亦有未合不若作坻之確切顯明也

周易漢讀考卷上

周易漢讀考卷中

斬水郭 階學

晉象晉康侯用錫馬蕃庶鄭注康尊也廣也

釋文

蕃庶謂蕃遮禽也

釋文王氏應麟

階案王氏鄭注序及困學紀聞謂字上有蕃庶讀爲蕃遮六字

蓋由鄭義推而知之鄭君以此卦義取象田獵田獵必作藩籬

以遮蔽禽則是蕃庶當讀爲蕃遮而鄭但改庶不改蕃者以蕃

本義訓爲茂盛

說文蕃艸茂也

藩本義訓爲屏蔽

說文藩屏也詩板藩者圍圍之籬可以

屏蔽

行者蕃爲藩之假借見於經傳者多人所易知也

蕃由番得聲藩由潘得聲

潘亦由番得聲故

庶本義訓爲眾

說文云庶屋下眾也

遮本義訓爲遏

說文

遮過也

庶爲遮之假借見於經傳者少人所難識也詩車攻東有甫草毛傳云田者大艾草以爲防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春秋昭八年蒐于紅穀梁傳艾蘭以爲防注防爲田之大限據此則田獵之時必艾草爲防以爲限制如藩籬之有遮蔽欲遮禽獸於藩籬之中使獵者亦不出藩籬之外也公羊宣十二年傳廝役扈養注云艾草爲防者曰廝是亦艾草藩遮之證諸侯無事一歲三田以習用武事天子以康侯之賢錫馬使爲田獵之用故云用錫馬藩遮也下文云晝日三接者接與捷音同假借

莊子人聞世篇必將乘人而闕其捷釋文捷本作接

鄭云接勝也言一

日三得禽也與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同彼自狩此言王使諸侯

狩耳

晉初六晉如摧如鄭注摧讀如南山崔崔之崔

釋文

階案釋文云摧退也孔疏云何氏曰摧退也說文云摧斲也詩北門室人交徧摧我傳云摧沮也蓋摧訓爲退乃由斲沮而引申之王弼云處順之初應明之始明順之德於斯將隆進明退順不失其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也惠氏棟周易述云初進居四故晉如四退居初故摧如動得位故貞吉虞氏訓摧爲憂愁謂應在四故晉如失位故摧如動得位故貞吉義亦可通然不若訓爲退者更覺自然且不與六二愁如重複考諸家解易皆以摧義釋之無以崔義釋之者卽鄭君亦但讀如崔而不訓爲

崔說文云崔高大也

小徐繫傳本無此象疑其爲相承脫誤見疑義篇

與摧退之義無

涉特以摧由崔得聲取以比方其音耳此讀如之正例

晉六五矢得勿卹虞注矢古誓字誓信也勿无卹憂也五變得正

坎象不見故誓得勿卹

集解

階案矢本義爲弓弩矢

說文云矢弓弩矢也

誓本義爲約束

說文云誓一約束也

字古音同部可通用互訓然兩字各有本義初無今古之分虞

氏言矢古誓字者特因古人多借矢爲誓耳至訓誓爲信謂爲

信得无憂終覺紆曲今考馬鄭荀王肅諸本皆作矢馬王云離

爲矢荀云離者射也故曰矢得諸家之意以旅六五射雉一矢

亡與此爻矢得相類故有此說然彼言射此未言射不得援以

爲例也王弼本矢作失訓爲得失之失與說文訓失爲縱相符較前兩說爲勝然其言能不用察究屬添設毛氏奇齡仲氏易謂有得而失雖無得亦無恤其說近是然晉卦柔進而上行五居極盛之時而以爲有失亦覺未安惟惠氏士奇易說謂君子進身以道不存得失之見深合孟子得失有命之指最協經義當以此說爲優總之失與矢誓皆一聲之轉失爲正字矢誓皆假借字

解豕傳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鄭注木實曰果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圻呼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

文選蜀都賦注

劉先生通義堂筆記云案此更字說義之例讀如當作讀爲說

文甲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是甲之本義取於
草木萌動史記律書云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史記之符
甲卽說文之孚甲孚甲爲草木之皮甲冑爲人身之衛甲冑之
訓蓋由孚甲之訓而引申之鄭訓甲爲皮正合古義說文坼裂
也从土庌聲庌卻屋也从广並聲毘庀並云古文宅蓋坼與斥
二字古文所無古文坼裂之坼作坼斥逐之斥作庌庌與庀坼
與毘字形相近鄭傳費氏之易費氏用古文故甲宅或作甲庀
甲毘傳寫者因誤爲甲庌甲坼後更譌爲甲坼耳說文宅人所
託居也从宀毛聲毛艸葉也上貫一下有根象形字宅从毛得
聲二字古本通用毛有根義則宅亦可訓根根居土中猶人居

室內故鄭訓根爲宅訓宅爲居也說文皆俱詞也解判也懈怠也皆與解義雖不同而聲相近故皆字可讀爲解懈從解得聲懈訓怠有倦意故解字亦可訓爲倦既云皆讀爲人倦之解又云解謂坼呼者蓋音與人倦之解同而義則爲坼呼也說文訓解爲判鄭訓解爲坼呼坼有裂意判亦有裂意其義一也听呼之呼李善音火亞切案說文呼从口乎聲虜从虜乎聲並音荒烏切坼坼也从土虜聲亦音荒烏切呼噤坼二字聲既相同形亦相近蓋鄭注本作坼坼後人改坼爲坼改坼爲噤後又改噤爲呼遂誤作坼呼當作坼之時音爲火亞切已與古音不合至於誤坼爲呼仍音火亞切則更誤矣

階案震反復爲艮則成蒙卦序卦傳云物生必蒙蒙者物之穉也鄭康成云齊人謂蒙爲萌也蓋解之解甲宅猶蒙之生萌芽耳惠氏棟以坼爲宅字之訛王氏引之以𠄎爲正字宅坼爲假借字今案宅由𠄎得聲亦兼取毛義然宅之本義爲居𠄎之本義爲草葉葉附於根則此處當以𠄎爲正字矣至若孫氏星衍周易集解云皆本作解今考諸家無作解者是第揣測之說未足憑也

損初九祀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虞注祀祭祀坤爲事謂二也遄速酌取也二失正初利二速往合志於正

張氏惠言虞氏義云正當爲五

得正无咎

已得之應故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上合志也祀舊作已也

集解

惠氏棟周易述云鄭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祀知已與祀通釋詁曰祀祭也上爲宗廟經曰二簋可用享謂二居五體觀以二簋享於宗廟故祀謂祭祀邁速釋詁文酌與勺同說文曰挹取也坊記曰上酌民言鄭注云酌猶取也春秋僖八年鄭伯乞盟公羊傳曰蓋酌之也訓與說文鄭氏同故云酌取也初與四應初利二速往合五已得應四初曰邁往四曰邁喜皆謂二速往五而喜也陰陽得正故无咎二居五取上益三故二與上皆云弗損益之謂益三也酌損上以益三故曰酌損之也

階案祀字本義訓祭由已得聲亦有已義而說文說爲祭無已

者歲必祭祀是無已也四時之祭一周則歲且更始商人謂年爲祀卽取時祭終訖之義是祀字無論訓祭訓年皆取義於已故祀已可以通用已之訓有二辰已之已本義也已止之已引申義也然辰已之已實取已止之義故篆書辰已之已與已止之已本係一字釋文云本亦作以以古作巳說文云巳用也从反巳巳亦可通用

論語先進毋吾以也釋文以正本作已

當以祀爲正字巳巳

皆假借耳張氏惠言云二簋用享故舉祀事今按損上艮下兌二之五成益二至上互觀觀象辭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顛若言天子祭宗廟之事損二至四互震虞氏逸象震爲祭又爲祭主又爲主祭器是祭祀之象也蓋主祀事者必過往盡其誠敬乃

无咎酌損者卽二簋用享之謂左氏隱三年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

薦於鬼神惠氏士奇以作已之本爲主訓爲已然之已其推闡

極有義蘊

易說云大戴禮曰不習爲吏而視已事夫殷周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

也然則已事謂先王已行之事周語所謂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此之謂已事戰國策張孟談曰觀成事聞往古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事者已事也故天子爲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箴賦謠凡所獻所箴所賦所誦皆已事也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者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所謂酌損之者如此蓋已事而不酌損猶膠柱鼓瑟必不可行焉能无咎乎而尤貴於適往者事已成而欲追改之令已出而欲復反之則无及矣且當損上益下之時事之機微開不容息亦不可然亦以作以不速損下益上其道大行利有攸往故適往无咎然亦以作祀之說爲不可廢

易說云已事一作祀事亦通祀事酌損者所謂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也

則兩說

當並存矣

芟九五莧陸芟芟虞注莧讀夫子莧爾而笑之莧陸和睦也震爲笑言五得正位兌爲說故莧陸芟芟舊讀言莧陸字之誤也馬君

荀氏皆從俗言莧陸非也

集解

劉先生通義堂文集虞翻本莧字作莧

據張氏惠言虞氏義本

陸字作睦

據晁氏說之古周易音義所引

注云莧說也

集解引此注莧字作莧蓋李鼎祚本經文據當日通行之本而注中

間載別本以存古義故其注此爻既引荀注訓莧爲草復引虞注訓莧爲說後人見集解之經文作莧疑虞注不當作莧遂妄

改莧爲莧字耳今據虞氏義本訂正下文諸莧字仿此惠氏士奇易說反謂作莧爲非誤矣

莧讀如夫子莧

爾而笑之莧

集解所引無如字惠氏棟九經古義及周易述注所引皆有如字周易本義辯證所引讀如作讀從

義亦相近惠氏易說及孫氏堂二十一象易注所引讀如作讀爲案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敘例云讀爲主於更字說義此爻

虞注惠氏孫氏所引一句三覓字張氏所引一句三覓字皆非
更字說義則不當作讀爲無疑然卽據其說亦可見讀字下必

有一字文義始睦和睦也

集解所引上睦字作睦亦後人據集解經文之陸字以改虞氏注中之睦

明否則不詞矣陸和睦也解經文之陸字以改虞氏注中之睦
字非李氏原文也今從晁氏音義所引訂正余氏蕭舊讀言覓
客古經解鈞沈所引同孫氏反謂晁氏爲非誤矣

陸字之誤也馬君荀氏皆從俗言覓陸非也

張氏據此數語謂虞氏本當作覓陸

其說最確蓋舊讀言覓陸虞氏既以爲誤馬荀從俗言覓陸虞氏又以爲非則虞本必不作覓陸矣案覓字與覓

字篆書及隸字形俱相似最難分析說文睦字从目陸字从目

目與眇形既易混睦與陸體亦易增故張氏申虞氏說謂覓爲

傳寫誤陸當爲睦然覓陸與覓睦古本通用說文覓字見聲覓

字讀若丸寬字从此是覓字與見字同音覓字與寬字同音也

以詩經用韻攷之衛風考槃之首章寬字與澗言諉爲韻齊風

寬

甫田之三章見字與夔夔夔弁爲韻澗言諼三字與夔夔弁三字音皆相近則寬字與見字亦音相近可知寬與見音既相近則寬與覓音亦相近可知此覓覓通用之證說文陸字空聲陸字亦空聲古字之同聲者往往通用惠氏易說云唐扶頌曰內和陸兮嚴舉碑曰九族和陸郭仲奇碑曰崇和陸洪氏皆釋云碑以陸爲睦然則漢隸睦皆作陸矣要之覓與陸陸與睦形相近而音亦相近據虞氏張氏之說則覓陸爲覓睦之誤蓋就形相近而言也據惠氏段氏之說則覓陸與覓睦相通蓋就音相近而言也二者語似微別而意實相成必兼取其說然後覓陸當作覓睦之義始旁達而無礙矣說文睦目順也一曰敬和也陸

高平地據此是睦字之本義訓爲和順而睦字絕無和順之義

自當以睦爲正字說文覓山羊細角者似無和順之義而得訓

爲說且與睦字連言者蓋羊字訓祥本有善義

釋名釋車云羊祥也祥善也攷

工記車人鄭注云羊善也

故字之從羊者多可訓善如義字美字羨字是也

覓字从苜苜字从艹目苜羊角也象形是覓字本取象於羊角

故訓爲山羊細角羊角既有善義則覓字亦得有善義

苜字下云自急

較也从羊省與義善美同意覓象羊角與苟从羊省正同故覓亦得有美意

善字可訓爲和呂覽貴公篇云

夷吾善鮑叔牙高注云善猶和

古人謂彼此和睦爲善故相說者亦謂之相善

覓字既有善義則亦有和義故得訓爲說而與睦字連言也虞

本既作覓而復讀如夫子覓爾而笑之覓者漢人注經言讀如

者例各不同有讀如某字而其字與本文異者如晉卦初六爻辭云晉如摧如鄭注云摧讀如南山崔崔之崔詩鄭風大叔于田云叔善射忌鄭箋云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此一例也有讀如某字而其字仍與本文同者如書禹貢云北過降水鄭注云降當讀如廊降于齊之降禮記中庸云仁者人也鄭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皆與虞注莧讀如莧爾而笑之莧語意相同此又一例也余氏作經解鈎沈但知有前一例不知有後一例於是改虞注爲莧讀夫子莞爾而笑之莞失虞指矣虞氏引論語夫子莧爾而笑今本作莞爾而笑何晏注云莞爾小笑貌與莧睦之訓和說正相符合釋文作莧爾云莧華版切今作莞蓋

虞氏所見之論語作莫爾何氏所據之論語作莫爾陸氏所釋
之論語又作莞爾自邢氏作論語疏據唐石經定作莞爾而後
人不知魏以前本作莫爾矣又安知漢以前本作莫爾哉猶幸
虞注所引尚存畧可尋見其迹而余氏復據今本改爲莞爾未
免千慮之一失矣說文莫字見聲莞字完聲完與見聲本相近
大雅韓奕六章完與蠻爲韻小雅頌弁三章見與蔽寔爲韻故莞可與莫通列子天瑞篇老莊之爲莞也釋文云莞亦可與莫通說文完古文以爲寬字由周易釋文云莫
一作莫一本作莞與論語釋文所言相同蓋古字之聲相近者皆可通
也然說文莫莫菜也莞艸也可以作席皆與笑說和睦之意遠
不相涉故周易之莫睦論語之莫爾而笑雖皆可假莫莞代之

而要必以覓字爲正蓋其本有和睦之意也廣雅釋詁云覓笑

也王氏疏證改覓爲莞引論語何注爲證足訂他本之誤然覓

字固非卽莞字亦係段楷其正字必當作覓

經籍纂詁引廣雅云覓笑也蓋所據

廣雅有作覓之本也疑廣雅本作覓笑也後之傳寫者誤覓爲覓耳

蓋廣雅笑也之訓與虞氏說

也之訓相近不獨合於何氏小笑之訓也然則以廣雅論語與

周易彼此互證覓爲正字有明徵矣釋文引蜀才注云睦親也

通也張氏惠言易義別錄引蜀才注而申之云用虞也陸旣爲

睦則覓必作覓爾而笑之覓其說最爲允當蓋陸字作睦旣與

虞本相同若覓字不作覓則二字上下不類睦訓親通又與虞

氏和睦之訓相近若覓字不訓說則二字詞義不聯不得因陸

氏偶未引之遂謂蜀才本仍作覓也然則覓陸當作覓陸又得

一證矣況以卦象攷之夬爲三月之辟卦大壯爲二月之辟卦

大壯之六五變爲九五則成夬卦

虞氏注下文中行无咎云大壯震爲行五在上中動而得

正夬卦上體爲兌大壯上體爲震夬卦之九五居上體之中由

震變兌者實在此爻虞氏注云震爲笑言五得正位兌爲說張

氏惠言申之云自大壯動也其說最爲精確虞氏逸象云震爲

樂爲笑爲喜笑爲大笑爲後笑爲言笑凡言喜樂與笑者皆震

之象虞氏但引震爲笑言者特舉一以例其餘耳說卦傳云兌

以說之又云說言乎兌又云兌說也兌象傳亦同故虞氏云兌

爲說兌初九爻辭云和兌吉象傳云和兌之吉卽和睦笑說之

意虞氏注說卦傳云陽息震成兌震言出口故說蓋震之中畫變爲陽爻則成兌卦震與兌之取象多彼此相因故震有喜樂之象兌亦有和說之象虞氏合震象兌象以釋寃睦真至當不易之論也惠氏易說云笑說見於面所謂健而說沒而和也與九三壯頰有愠相反壯頰者不和有愠者不悅其說深得經意蓋九五之寃睦訓爲笑悅與九二之惕號訓爲憂懼虞注云惕懼也變爲異故前後相對爲文同人九五先號咷而後笑旅九二之惕號與象辭之孚號相應故九五之寃睦亦與象傳之和悅相應也笑說卽喜樂之意喜與愠相反相對損六四之有喜旣與九二之征凶相對征凶與壯頰有愠同意故夬九五之寃睦亦與九三之有愠

相對也

竟陸與有喜同意

學者明於此義無疑於虞氏之說矣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陸注羸讀爲累

釋文

階案羸本義爲羊瘦

說文云羸瘦也从羊羸聲段氏玉裁注云引伸爲凡瘦之稱

與纍纍

累音皆相近可通用段借累乃案之俗體案說文訓增从叢叢說文訓案土爲牆壁皆有重積之義此累字張氏惠言云讀爲累牛騰馬之累也蓋以初爲淫女今案月令鄭氏注累騰皆乘匹之名易屯卦六四乘馬班如鄭氏注馬牝牡曰乘蓋案訓乘匹乃其引申之義姤之累豕與屯之班馬同意以一陰承五陽不能專系於一是陰陽皆進退蹢躅矣虞氏注云以喻姤女望於五陽如豕蹢躅也今案此卦彖辭云姤女壯勿用取女鄭注

云遘遇一陰承五陽一女當五男苟相遇耳非禮之正故謂之遘女壯如是壯健似淫故不可娶據此則累豕象之當兼指一陰五陽不必專指一陰亦不必專指五陽也

萃初六一握爲笑鄭注握當讀爲夫三爲屋之屋

釋文

劉先生通義堂筆記云周禮小司徒九夫爲井注引司馬法夫三爲屋秦風權輿云於我乎夏屋渠渠鄭彼箋云屋具也疏云釋言文今本爾雅屋作握蓋握屋同聲故可通用然屋握各有本義此爻當以屋爲正字一屋爲笑者謂一屋之人皆以爲笑也下文云勿恤往者猶言一家非之而不顧耳周易述以坤三爻爲三人說亦近理然謂三爻自笑與下文勿恤往无咎之語

不甚融貫未免紆曲難通矣

階案說文云握搯持也屋尻也尻處也握由屋得聲古可通用至於夫三爲屋之訓其引申義也國語周語史記周本紀均言人三爲衆則夫三爲屋與此例正同猶言五家爲鄰八家爲井也萃上兌下坤說卦傳坤爲衆初六變爲初九內卦成震虞氏逸象震爲夫又爲笑上六變爲上九外卦成乾干寶豐上六注乾爲屋宇是夫三爲屋一屋爲笑之象也

困九五劓則鄭注劓則當爲倪仇

釋文

王氏念孫廣雅疏證釋詁云隍則危也隍者說文隍危也引秦誓邦之隍隍今本作机隍又說文桀黜不安也引困九五桀黜

困于赤芾今本作劓則釋文荀陸王肅本劓則作斃斃云不安貌鄭云劓則當爲倪倪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注云割鼻曰劓斃足曰則周易述云九五人君不當有劓則之象當從鄭讀爲倪倪五无據无應故倪倪不安案此說是也此與上六困于斃斃同義困于斃斃則凡事不能得志故象傳曰斃斃志未得也作劓則者段借字耳乾鑿度云至於九五劓則不安是也若割鼻斃足則非其義矣桀黜斃斃倪倪劓則古皆通用倒言之則曰斃斃其實一也

階案說文倪俾也俾俾門侍人也段注云莊氏述祖說門侍人當是門持人之誤挾下曰俾持也正用此義蓋爲人俾持是不

安之象故可引申而訓爲不安仇說文玉篇廣韻皆無此字惟見於集韻十一沒與飀𠵽並列注云博雅危也或作仇𠵽𠵽今檢廣雅釋詁𠵽訓爲危與仇字音義相近故集韻卽以其解𠵽字者解仇字耳然說文訓兀爲高而上平段注云凡從兀之字多取孤高之意蓋孤高必危是以亦可引申訓不安也說文云𠵽動也有搖撼之意𠵽石山戴土也有孤高之意孤高搖撼皆有不安之意疑仇卽𠵽之別體故可訓爲不安也倪仇與𠵽別古音相近可以通用鄭不言讀爲倪仇而言當爲倪仇者蓋因時人多誤以𠵽別爲正字與下文困于赤芾不相聯貫非直指其誤恐後人沿其訛耳夫九五入君之位不當有𠵽別之

象惠定字辨之已明況此六爻皆困而各有不同初六困于株
木六三困于石上六困于葛藟皆內外交困之象也九二困于
酒食九四困于金鞶與此爻困于赤紱皆外似不困而內實困
之象也困于赤紱可言伋伋不可言劓劓亦不應未言赤紱先
言劓劓若果受劓劓之刑則盤帶且褫焉得尚府赤紱也哉故
知伋伋之說不可易也

井象羸其瓶鄭注羸讀曰羸

釋文

階案蜀才本羸作累張氏惠言易義別錄云亦鄭義考說文無
羸字玉篇云羸蔓也羸與累素通用廣雅釋言羸拘也孟子梁
惠王下係累其子弟趙注係累猶縛結也皆有牽掣拘係之意

虞注云羸鉤羅也雖未讀爲羸其意亦與鄭同羸與羸索音皆相近可以通用而羸訓瘦無牽掣拘係之訓故必讀曰羸而其義始顯也上文言未繙井者言係瓶之索未能引上出井爲物所牽掣鉤羅則必有毀折之慮也

艮九三厲熏心苟本熏作勳注讀作動

樂

互體有震震爲動

釋文

虞

本熏作閻注坎爲心厲危也艮爲閻閻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閻心古閻作熏字馬因言熏灼其心未聞易道以坎水熏灼人也苟氏以熏爲勳讀作動皆非也

集解

惠氏士奇易說云隄爲身半內經謂之天樞天樞之上自身半以上其氣三天之分也天氣主之天樞之下自身半以下其氣

三地之分也地氣主之隄者上下之際氣交之中人之分也三
分析之上天下地中富氣交故稱隄天地之氣交合於此化生
變易皆在其中故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此豈所當止
之地哉非所當止之地而亦止焉故曰見其隄也見其隄則天
氣不交於下地氣不交於上上下分爲兩截如列其質矣在天
地爲否否則天下无邦則人身爲病病則一身無主故曰危薰
心也其病名關格關格者上下不交凡寒暑燥溼風火勝復之
變化皆不流行而病將危矣故稱厲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九
三不知所止者也三互震震爲行而陷於二陰之間則震遂泥
時當行而不行故其象如此彖傳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三之

動靜失其時矣如水之鬱閉而不流焉得清哉虞氏謂古文闔
倫熏荀氏易倫動胡廣曰勳者闔也漢時古文尚存其說似有
據闔之啟閉其要在樞天樞者天心故曰屬闔心存之以備異
說

階案漢上易引子夏傳本及孟氏本皆作熏王弼本作薰考說
文云熏火煙上出也薰香草也勳能成王功也闔常以昏閉門
隸也薰與勳皆由熏得聲可以通用勳與闔同部亦可通用

續漢書百官志二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夫熏爲煙之上出引申

注引胡廣曰勳猶闔也易曰爲闔寺爲熏灼之義熏灼而不安則必動故又有動義

詩覺驚爨熏熏坐不安之意

覽注熏感動也故馬言屬熏灼其心荀讀作動言屬動其心也上文言

艮其趾以不當止而止故裂其質既裂其質則甚危蓋心以熏灼而動亦以熏灼而危當從馬荀二說爲是

豐上六象傳天際祥也鄭注際當爲療療病也

釋文

階案說文際壁會也療病也詩小雅苑柳無療焉毛傳云療病也鄭箋云療接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引申之凡兩合皆曰際此謂段際爲際則是療際皆由祭得聲可以通用當爲疑讀爲之誤蓋祥可以訓善訓吉亦可訓惡訓妖蓋異自外生曰祥所謂善惡之徵吉凶之先見也療祥猶言妖祥如書咸又序毫有祥桑殺其生於朝之類是也序卦傳曰窮大者必失其居蓋天將亡之必使其罪惡貫盈而自亡如干寶所謂紂之侈造璿官

玉臺是豐其屋也乃自以爲樂而不知災祥之兆卽見於此矣是所謂天療祥也

中字彖豚魚吉集解虞氏以三至上體遯以豚魚爲遯魚

階案說文云遯逃也孟子曰如追放豚蓋豚性善逸故遯从豚也太元膏豚其埠注豚遁也是豚遁通用之證釋文引黃穎作遯黃氏晉時人當卽本於虞氏或古本有作遯者然其義仍當以豚爲主虞氏卽以遯字解之其意蓋以詩四月匪鱣匪鼈潛逃于淵毛傳云大魚能逃處淵遂謂魚亦善遯而解爲遯魚然未免紆曲附會李鼎祚駁之云雖生曲象之異見乃失化邦之忠信也鄭康成云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

豚耳四辰在丑丑爲龍蟹鱉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言魚耳互體兌兌爲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爲水二浸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李鼎祚又云坎爲豕訟四降初折坎稱豚初陰升四體巽爲魚中二孚信也謂二變應五化坤成邦故信及豚魚吉矣是皆以豚魚爲二物洵爲確論至若毛氏奇齡仲氏易謂卽江豚非水不生非風不見乘乎風而拜乎浪見必向風風靜卽滅若所稱豚魚者則以此豚魚爲一物只可備一說耳

既濟六一婦喪其鬢虞注離爲婦泰坤爲喪鬢髮爲鬢髮也一名

集解

婦人之首飾坎爲元雲故稱髡詩曰鬢髮如雲乾爲首坎爲美五
取乾二之坤爲坎坎爲盜故婦喪其髡泰震爲七故勿逐七日得
與睽喪馬勿逐同義髡或作菲俗說以髡爲婦人蔽膝之菲非也

階案說文髡若侶也从髟既从髟亦當兼取髟義故虞氏謂髡
髮爲鬢髮說文今稱髮也从彡从人髮彡或从髟眞聲左氏昭
二十八年昔有仍氏之女驥黑服杜注皆云美髮爲驥正義云
驥卽鬢也據此則虞氏以鬢髮解髡字蓋亦指爲美髮然盜髮
之事世所罕有當以盜首飾之說爲是說文云髡首飾也馬傳
云菲首飾也董作魁王肅注云髡首飾張氏惠言云所謂被后

月身...
夫人之燕服今按說文云菲道多草不可行無首飾之訓蓋菲
菲乃弗聲菲乃髻之假借髻髻皆从髟髻乃髻之異名也髻字
係髟之或體與髮同義卽副編次之類蓋取編髮爲之以飾其
首上六變爲上九成家人外卦爲巽說卦傳巽爲寡髮初九變
爲初六內卦成艮虞氏逸象艮爲取是以已髮之不足取人髮
爲髻以益之之象也至於虞氏所引漢時俗說以菲爲婦人蔽
膝荀本作紱蓋菲紱與蔽菲本同部可通用然與卦象究不相

合

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
云卦無藤象故知非也

既濟九三象傳三年克之憊陸注備當爲憊憊困劣也

釋文

階柔鄭虞本及集解本皆作憊無作備者陸氏傳京氏易京氏

出於孟氏虞氏亦出於孟氏而陸本與虞本不同者疑所據乃孟氏京氏之別本也說文懃懃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通俗文疲極曰懃今周易公羊傳皆作懃備慎也懃備皆由荀得聲可以通用鄭注曰懃劣弱也虞氏曰坎爲勞故懃侯果曰伐鬼方興衰除闇之征也上六闇極九三征之三舉方及故曰三年克之興師動眾聖猶疲懃正義曰以衰懃之故故三年乃克之案高宗乃中興之主豈應衰懃若果衰懃豈能興師蓋以三年旣克之後士眾久於征役而衰懃耳當從侯說爲是

周易漢讀考卷下

蘄水郭階學

繫辭傳上第一章乾知大始坤化成物姚注化當爲作

文釋

階案說文云作起也化教行也七乍一聲之轉故作化二字皆

有生義可以通用互訓

周頌天作傳作生也禮記樂記而百化興焉注百化百物生也

虞本亦

化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云資始未來故曰知神以知來也承

天成物故曰化也惠氏棟周易述云大戴禮天圓云曾子曰吐

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而陰化故知坤稱化謂遯時地道无成

而代有終承乾而成物故化成物也據此則作化之本未爲無

說而姚必改爲作者蓋經傳多以變化對言無以知化對言者

誠以變化者本乎天地之自然故乾變坤化爲易家常語若上句不言乾變則下句不應言坤化矣蓋未來曰知而已成曰作也

繫辭傳上第一章坤以簡能姚注能當爲從

釋文

階案說文從隨行也禮記郊特牲婦人從人者也注從謂順其教令素問六元正紀大論從逆奈何注氣同謂之從禮記中庸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是知與能本可對言然下文云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承上文易知易從而來一氣貫注不容中有歧異當

以從字爲是

繫辭傳上第二章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變而玩者
爻之辭也虞注君子謂文王象謂乾二之坤成坎月離日月爲
象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故居而安者易之象也舊讀象誤作
厚或作序非也爻者言乎變者也謂乾五之坤坤五動則觀其變

舊作樂字之誤

集解

階案上文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
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
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故此處卽承之曰是故君子所
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變而玩者爻之辭也此二句旣已分承

象變而言下文復總結之曰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皆
以象與變對言紬繹經文其義已見不待他求而後知也然則
作易之象者是也作易之厚易之序者非也作所變而玩者是
也作所樂而玩者非也

繫辭傳上第四章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鄭注道當作導釋

階案說文道所行道也一達謂之道前字下云古文道段注云
毛傳每云行道也道者人所行故亦謂之行道之引申爲道理
亦爲引道導字下云導引也段注云經傳多假道爲導義本通
也今案淮南謬稱篇道者物之所導也論語子路集解先道之

以德釋文道導也是道導同義之證書禹貢導荷澤周禮職方氏疏引作道柯澤孝經導之以禮樂釋文導本作道是道導通用之證周禮大司樂興道諷誦言語注道讀爲導疑此處與彼處同例當作乃讀爲之誤鄭意以爲導濟天下者言易道可以道天下濟天下也

繫辭傳上第六章言天下之至噴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鄭注噴當爲動釋文虞注以陽動陰萬物以生故不可亂

六二之動直以方動舊誤作噴也集解

階案說文噴字大呼也動字作也今本噴字則說文未收玉篇墮下云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者謂幽深難見也據此

則上句作噴者係古字作噴者乃今字也至下句自當作動不應作噴動之音義與噴迥殊未可假借况上句言天下之至噴承上文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噴而來下句言天下之至動承上文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來此顯而易見者也

又案下文第十二章云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噴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噴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今考自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噴至是故謂之交五十六字與此章重出疑有
錯簡竊謂五十六字當屬此章下章係重出當刪是故夫象四
字此章脫去當據下章補入郭京謂是故下誤
增夫象二字謬甚極天下之噴者
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二句亦當由下章移至此章蓋
下章有存乎變存乎通等語與此二句文勢髣髴故誤移入彼
耳一轉移間在此章極天下之噴鼓天下之動與見天下之噴
見天下之動既屬上下融貫義理更明在下章化而裁之存乎
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與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
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亦係一氣貫注上下緊接然無左

證未敢輕更附誌於斯以俟詳考

繫辭傳上第七章有功而不置鄭注置當爲德

釋文

階案說文置赦也从网直段注直亦聲德升也从才惠聲二字音本同部可以假借則當爲似讀爲之誤然考漢書地理志上集注賈誼傳集注惠古德字晉書音義下惠與德同蓋德由惠得聲惠又係古字則必有作惠之本惠與置相近因訛爲置而當爲又似非誤存以俟考可也陸績蜀才本作置而各本皆作德仍當以德字解之始合文義虞氏逸象陽爲德謙卦三爻退處於下是有功而不德之象也

又案顧氏炎武日知錄云鳳翔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

鶴在陰已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已下十一節此十
九節皆文言也卽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矣遂取此十
八節屬於天元而地黃之後原注依卦爲序於義亦通然古人之文變
化不拘況六經出自聖人傳之先古非後人所敢擅議也黃氏
汝成集釋引錢氏曰此等謬說徒啟學者師心蔑古之咎今考
此說不始自明人元吳氏澄易纂言云夫子既釋乾坤二卦其
於六十二卦三百七十二爻之辭不能徧釋故上經釋九爻下
經釋九爻以發其例而他爻可以類推是爲文言傳後人以所
釋乾坤二卦之辭附入本卦於是此上下經十六卦爻辭十八
節不能成篇遂散入繫辭傳離爲三處顛倒紊亂特甚如釋大

有爻辭四十字斷簡重出至再釋乾象爻既附於乾卦而釋上九爻辭一節亦復重出雜於十八節之間但少上九曰何謂也六字今悉更定此說卽袁氏所本而指陳尤爲顯明然夫子作文言與象傳相爲表裏當爻爻有之未必乾坤而外但解此十八爻而他爻皆不之及也特以文言脫簡最多僅有存者復錯入繫辭耳然只可存此一說以備參考若竟移改經文則非多聞闕疑之義矣

繫辭傳上第七章致戎至宋注戎誤

釋文

階案解六三爻辭云致寇至虞注云五之二成坎坎爲寇盜上慢五下暴於二慢藏悔盜故致寇至象傳云自我致戎虞注云

以離兵伐三故轉寇爲戎此章所言致寇至集解未引虞注下文亦言致寇至盜之招也虞注云五來奪三以離兵伐之故變寇言戎卽申明解九三象傳自我致戎之意張氏惠言虞氏義云解象曰自我致戎是變寇言戎又疑虞本此致寇至當爲致戎今案集解此句既未引虞注下文所謂變寇言戎乃暗用象傳自我致戎解寇之招也然則象傳作戎者是也繫辭作戎者非也蓋爻辭言盜象傳以戎釋之繫辭引爻辭無改字之例不應互岐是以宋氏斷其誤也

繫辭傳上第九章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機也鄭注機當作幾幾

微也

釋文

惠氏棟周易述云古文作機鄭讀爲幾幾謂初爻初爻尙微故曰幾微也聖人參五以成一爻之變是孳幾之義也

階案說文幾微也機主發謂之機从木幾聲然機亦有訓微者素問離合眞邪論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機者動之微蓋機由幾得聲本可通用特機本

義爲主發幾本義訓微故必以幾義釋之其義始顯但究係同聲與異部者有間則當作乃讀爲之誤

繫辭傳上第五章因貳以濟民行鄭注貳當爲式

釋文

惠氏棟周易述云貳從式式爲古文二故云貳當爲式大極分而爲二故式謂乾與坤也

階案說文貳附益也从貝式聲二地之數也式古文三與貳式

可以通用

廣雅釋詁四及國語楚語不攜貳者注貳二也

當爲乃讀爲之誤虞本作二

注云二謂乾坤也坤爲民乾爲行與鄭說可互證

說卦傳震爲龍鄭注龍讀爲尨取日出時雜色也

漢上易

虞注駮蒼

色震東方故爲駮舊讀作龍非也

集解

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周禮犬人職云凡幾珥沈辜用駮可也注云故書駮作龍鄭司農云龍讀作駮

階案千寶作駮云雜色說文駮馬面頰皆白也段注云周禮駮車借尨雜字也尨尨犬之多毛者段注云引伸爲雜亂之稱小戎箋云蒙尨是也今按左氏閔二年傳衣之尨服注尨雜色後漢張衡傳注駮蒼雜色也漢書匈奴傳上東方盡駮注駮青馬

也據此則駝龙皆蒼雜色虞氏逸象震天地之雜物蓋天元而地黃震得其氣雜而爲蒼也龍與駝龙同部古多通用周禮巾車注故書駝作龍考工記玉人上公用龍注龍當爲龙特爲龍已見前不應重複是以此句鄭讀爲龙虞亦作駝也

說卦傳坤爲均鄭注均今書亦有作旬者

周禮均人注禮記內則注今亦或作旬

惠氏棟周易述云爲旬者說文云十日爲旬坤數十故爲旬釋言云旬均也今易亦有作均者當讀爲旬也

階案說文均平徧也段注云古多段旬爲均旬徧也十日爲旬旬古文旬段注云詩苑彼桑柔其下侯旬傳曰旬言陰均也周禮均人豐年公旬用三日焉注旬均也內則旬而見注旬當爲

均案旬與均音義皆略同許書古文鈞作盥儀禮今文絢作約知古旬勻二篆相假爲用今考崔景曰取地生萬物不擇善惡故爲均也孔疏云爲均以其地道平均也毛氏奇齡仲氏易云均土勻勻也據此則易古文本作均而漢時有作旬者以均旬同部通用然當以均爲正字也

說卦傳震爲專虞注陽在初隱靜未出觸坤故專則乾靜也專延叔堅說以專爲專大布非也

集解

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專王肅音孚干寶云花之通名鋪爲花兒謂之戴棟謂專當作專專古布字見說文延篤說是也張有復古編云專布也从寸甫別作專非芳無切棟案秦銘勳鐘專字

作專是秦以來始作方也裴松之云古數字與專相似寫書者多不能別古數字亦作數从寸不从方汗簡云古文數作專故或作專易經古文十不存一間有存者又經傳寫訛誤訓詁家不能博攷遺文隨事釋義致使三代遺文蒼然莫攷是可慨也

階案鄭康成及姚氏本作專姚云專一也說文專六寸簿也从寸重聲一曰專紡專段注云小雅乃生女子載弄之瓦毛曰瓦紡專也糸部紡綱絲也綱絲者以專爲鍾廣韻曰鑄鍾是也今專之俗字作甄塼以專爲嫫壹之嫫廣雅曰擅也單也政也誠也獨也自是也今考鄭康成逸象乾一守干氏逸象乾一也虞氏逸象震爲定又爲守震得乾氣故亦有專一之象又案戴侗

六書故三十三引王肅周易注云專花之通名鋪爲花兒謂之

蕪此則干寶之說所由來也毛氏奇齡仲氏易曰專者花也

古

木芎字芎卽專字亦作蕪音敷

木榮也焦氏循易章句云卽枯楊生華之華是

諸家多作專訓爲萼者延叔堅所謂大布言其花專布之大也說文專布也段注云徐廣曰專古布字按專訓布也非布字今考說卦傳坤爲布乾初入坤爲震發生之始物皆專布也孔疏云取其春時氣至草木皆吐專而生也戴氏棠鄭氏爻辰補云卯屬春敷象春生之氣也故爲專理亦可通二說今並存之以俟詳考

說卦傳震其於稼也爲阪生陸注阪當爲反

釋文

階案毛氏惠氏張氏阮氏元孫氏堂戴氏棠諸家或言當作阪
或言當作反然以蒙意揆之陸本作阪讀爲反蓋虞傳孟氏易
陸傳京氏京氏之學亦出於孟氏則虞陸所據之本當不異且
虞陸同撰日月變例所學亦同道故虞本作阪卽以阪字解之
陸本亦作阪而改爲反以反義釋之耳說文反覆也反古文阪
坡者曰阪一曰澤障一曰山脊也阪由反得聲可以通用此惠
氏所以言當作乃讀爲之誤也然其以阪爲正字亦惠氏之誤
必如張氏說以反爲正字始與下文文義相合巽其於木也爲
堅多心離其於木也爲科上稿良其於木也爲堅多節皆言其
形而不言其所生之地也

說卦傳巽其於人也爲寡髮虞注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髮爲寡

髮非也

集解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今本以宣下脫髮字據呂氏音訓引補

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云如注則宣白也宣鮮同音或卽蕃鮮與乾爲人下四象皆取乾故稱於人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虞說是也隸書寡字或作宣與宣字相似而誤鄭注考工記車人曰頭髮皓落日宣易巽爲

宣髮是漢時本多有作宣髮者易林節之井曰宣髮龍叔

今本作宣

勞就力乃後人所改茲據宋校本及芥隱筆記所引訂正爲王主國宣髮二字卽本於說卦

也

說卦傳離爲乾卦鄭注乾當爲幹陽在外能幹正也

釋文

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列子云木葉幹殼張湛云幹音乾是乾與幹同音故或作幹

階案說文乾上出也从乙乙物之達也段注云此乾字之本義也自有文字以後乃爲卦名而孔子釋之曰健也健之義生於上上出爲乾下注則爲濕故乾與濕相對俗別其音古無是也乾者日始出旡𠂔𠂔也然則形聲中亦有會意焉韓井橋也从韋取其巾也集韻云韓幹同廣雅釋詁三幹本也周禮大司農注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疏幹卽身也左氏成十三年傳身之幹也疏樹木以本根爲幹文選西京賦注引韓詩章句幹正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幹枝幹也

幹與幹同

今案乾幹雖各有本義

然皆由孰得聲故可通用當爲乃讀爲之誤鄭以幹爲正字者
乾乃卦名不應爲離之象且坎爲血卦離爲幹卦正屬相對坤
爲身乾四德中有貞貞正而固也王肅噬嗑九四注離骨之卦
坤二五之乾成離故有韓象也虞氏訓爲乾燥之乾注云火日
爲燥燥物故爲乾卦也孔疏云取其日所烜也毛氏奇齡仲氏
易云乾者燥也張氏惠言虞氏義云坎爲乾精离爲乾氣故皆
稱卦此說亦可通總之古人一字有輕讀重讀之分其義卽各
異離卦卽別有乾象其音必非乾坤之乾而此處之幹卦亦必
不作乾卦也說卦傳離爲火爲日燥萬物者莫燥乎火陸氏逸
象離爲乾肉虞氏逸象離乾肉也故知別有爲幹之象也

說卦傳艮爲拘虞注指屈伸制物故爲拘拘舊作狗上巳爲狗字之誤

集解

焦氏循易通釋云經文不言狗而言拘隨上六拘係之謂蠱成蹇下艮艮爲拘是也其艮爲狗者狗卽拘也拘之義爲止狗叩氣以守亦取於止拘之爲狗猶祥之爲羊也

階案拘狗皆由句得聲故焦里堂以爲可通用

說卦傳兌爲羊鄭本作陽注云此陽謂謂蓋讀之誤爲養无家女行質

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漢上易晁氏虞本作羔注云羔女使皆取位

賤故爲羔舊讀以震駝爲龍艮狗爲拘兌羔爲羊皆已見上此爲

再出非孔子意也

集解

錢氏大昕養新錄云武進臧鏞堂在東謂羔乃養字之誤攷虞注爲妾云三少女位賤故爲妾其注爲羔云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虞以羊爲再出若作羔爲小羊意亦不異故知本是養字傳寫脫其下半耳又鄭康成本作爲陽注云此陽謂爲養無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然則此字當爲廝養之養鄭虞兩家正合其作羊作陽皆養字聲近之誤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羔爲羊子書傳無訓女使者羔當爲恙字之誤也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注曰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正與女使之訓相合虞本蓋借恙爲養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廝養何休注云炊烹者

曰養釋文養餘亮反漢書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顏師古注曰
養主給烹炊者也養音弋向反餘亮弋向之音竝與恙同厮役

扈養之養通作恙猶爾雅恙憂也之恙通作養

此風二子乘舟
篇中心養養傳

訓養爲憂恙從羊聲故舊讀作羊亦如駝龍同聲而舊讀駝爲龍拘

狗同聲而舊讀拘爲狗隸書心作小火作小二體相似故恙字
譌而爲羔方言餌謂之饀太平御覽引作饀又引郭璞音恙廣
雅饀餌也曹憲音高玉篇廣韻竝作饀音餘障切餌也是其例
矣

序卦傳蒙者萌也物之穉也鄭注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爲蒙也

集解

江氏藩周易述補云文選班孟堅幽通賦吞孤蒙之眇眇兮李
善注曹大家曰蒙童蒙也故云幼小之貌周禮秋官雍氏掌殺
草春始生而萌之注杜子春日謂耕反其萌芽張揖廣雅釋詁
萌芽始也謂萌爲蒙聲之近也穉說文解字曰幼禾也

階案說文云蒙王女也萌草木芽也从艸明聲考蒙萌音近古

有通用者故萌與蒙俱訓爲物之初生

漢書司馬相如傳下蓋明者遠見於未萌注萌

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易蒙干注蒙爲物之穉公羊疏廿六引易鄭注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蒙謂蒙穉
卑小之稱則蒙乃萌之段借字矣

雜卦傳謙輕而豫怡也虞注謙位三賤故輕豫薦樂祖考故怡怡

或言怠也

集解晁氏節引

惠氏棟九經古義云怠京房作治虞翻作怡治與怡皆與時來
協韻小顏匡謬正俗曰張平子東京賦云堅冰作於履霜尋木
起於蘖裁昧且丕顯後世猶怠况初製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
李善以裁爲去聲協韻漢帝栢梁詩云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云驂駕四
馬從梁來自斯已下同用一韻而執金吾云徽道宮中禁惰怠
又曹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朱氏之先云實先契而佐唐湯受
命而創基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而勿怠是則怠懈之字通有
苔音矣

階案江氏有誥羣經韻讀怠字音徒其反亦與時災來協韻

雜卦傳豐多故親寡旅也苟本豐多故親絕句寡旅也別爲句

釋文

階案項氏安世俞氏琬吳氏澄董氏真卿梁氏寅顧氏炎武皆以故字絕句爲是荀氏之讀未可從也刁氏包易酌云或曰作旅寡親正與上新信韻叶信音申江氏有誥羣經韻讀謂當作旅親寡也故寡叶韻故音上聲寡音古說固可通然刁氏似優於江氏矣

雜卦傳大過顛也鄭注自此以下卦音不協似錯亂失正弗敢改耳晁氏

俞氏琬易集說云節齋蔡氏周易經傳訓解曰自此以下有亂簡案雜卦例皆反對叶韻爲序今以其例改正愚謂蔡氏先大過後頤蘇氏先頤後大過此兩句當從蘇氏其餘從蔡氏

階案俞氏琬先頤後大過餘從蔡氏他家如胡氏一桂吳氏澄

董氏真卿等則皆從蔡氏今考大過顛也緊接上文訟不親也

親與顛爲韻

顛字真聲真與親聲相近

頤養正也既濟定也頤與大過相對

正與定爲韻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與既濟相對

窮與終爲韻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與歸妹相

對行與剛爲韻夬沒也剛沒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夬與

姤相對柔與憂爲韻雖上下牽連與前例稍有參差然或證以

音韻相諧或證以卦爻相對仍屬有條不紊當從蔡氏爲允

原本

作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沒也剛沒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蔡氏謂當作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

剛也。爻沒也。剛沒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後儒改正古經，自有可取。然鄭氏實開其先也。